

合作性田野调查个案研究

——以广西靖西县龙邦镇其龙村为例

张小娟 马菁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田野调查是每一位人类学者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合作性田野调查重点在于调查者之间如何开展调查活动,对调查点的选择、调查者个人技能和调查计划都有特别的要求。开展合作性田野调查时,要明确合作性调查的目标、确立合作调查者的角色、明确合作调查者的任务、协调合作调查者的矛盾以及合作展示田野调查成果,形成互动式的自然合作文化,才能提高合作性调查的效率和质量。

关键词:合作性田野调查;调查者文化;人为合作文化;自然合作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9)02-0071-05

Some Problems on How to do Cooperative Fieldwork

——An Example of the Fieldwork of Qilong Village in Longbang Town

Jingxi County Guangxi Province

ZHANG Xiao-juan MA Qin

Abstract: Fieldwork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way as anthropologists. Cooperative fieldwork stresses on how to do fieldwork as investigators, there are some especial requirements about how to choose a fieldwork site, the survey techniques of investigators and fieldwork plans. When investigators begin doing cooperative fieldwork, they need clarify the goals of cooperative fieldwork, set up the roles of investigators, know about the tasks of investigators, mediate the controversies between different investigators, and do the reports together, 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collaboration culture,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ooperative fieldwork.

Key words: cooperative fieldwork; investigators culture; contrived collegiality culture; collaboration culture

“合作性调查”是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小组中合作者之间的合作交流来制定调查计划、进行实地调查等完成调查任务。此种调查目的是通过参与社会调查等活动,获得调查的方法,初步认识调查的过程,形成调查的能力与习惯。

自从一百多年前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凌诺夫斯基开创“参与观察法”之后,许多人类学家相继展开了田野调查,他们大多数是一个人背起行囊,去“异文化”地区开展长达一年以上的田野调查,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流动速度的加快,由一个人进行的田野调查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与其他人合作进行调查,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携同爱妻王同慧对广西大瑶山金秀六巷村的调查,是合作性田野调查的典范,这次调查的成果《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凝聚了费老和爱妻的血和泪。这本书全面地向中国和全世界首次介绍了瑶族的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情况,在

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基层社会与经济发展典型调研(广西)》(编号A2005—13)、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花与子——广西靖西县其龙村壮族人的满月仪式研究》(编号:008106080304M372)资助。

收稿日期 2009-01-15

作者简介:张小娟(1981-),女,河北新乐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马菁(1983-),女,河南郑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华南与东南亚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社会学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之后,社会学界、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相继开展了诸如“中国少数民族识别调查”、“中国各少数民族发展现状调查”等一系列合作性田野调查,展示了由多个调查者合作进行田野调查的优势所在。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大多是对田野调查成果的提炼、概括和升华。人类学田野调查既是资料的搜集,又是典型的按照某种特定范式进行的理论生成活动。不同的田野工作会因其所遵循范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必然要求人类学调查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本文试图讨论由两个调查者组成的调查组如何开展田野调查,结合笔者与另外一个调查者在广西靖西县龙邦镇其龙村进行田野调查者的调查经历,重点突出如何开展合作性田野调查,为合作性田野调查提供一些个案经验。

一、合作性田野调查的内涵

田野调查(Fieldwork)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涉取资料,了解研究本质的重要途径,是以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树立起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对社会赋有责任感为宗旨的研究。这是人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区别和主要特色的标志之一。田野调查对调查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异域生存训练”,把调查者置于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之中,在调查期间,调查者不仅要学会在异文化环境中如何生存、生活、适应,而且在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之后,要观察、记录当地人如何生活,最后反思自我的生活方式,体验不同的人群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存环境。

(一)田野调查的定义

田野——Field,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田地和原野。而从人类学的观点理解,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地域和人物、某一事件、文化。换言之,凡是研究的对象被称之为“田野”。

田野调查——Inspect In Field (or Fieldwork),田野调查,俗称“实地调查”或“实地工作”就是到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地区环境,去了解,调查,收集被研究对象的历史、社会形态、文化结构、发展变迁等第一手资料,是以原文,原意,原事为准的历史记录资料。田野调查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人类学者提供认识世界的第一手资料。

田野调查也称田野工作(Fieldwork),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早期的人类学者根据“野蛮人”或“原始人”的社会文化资料、殖民当局的档案、旅行家

以及传教士的记述,在“安乐椅”上进行理论建构。但近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凌诺夫斯基(B·Malinowski)所创立的“参与观察法”,一直是人类学田野工作所强调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一次革命。它要求田野工作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观察当地发生的人和事,要求融入当地社会,尽量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描述和记录。田野调查推动着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田野调查方法的更新。20世纪70至80年代,以参与式发展为核心的当代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突起,经过20多年的实践,至今日趋成熟。早期的人类学家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构筑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价值判断,后来由于文化功能论和文化相对论主义的兴起,人类学逐渐确立了他者与自我之间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当代参与发展理论认为,在社区发展项目的决策、实施、监测过程中,当权者、投资者应充分考虑目标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意见或建议,尊重农民的“地方性知识”,赋权于当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最大限度地缩小当地的贫富差别、民族差别和性别差异,从而把对“他者”的关怀落到实处。^[1]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者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最基本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与一般的社会调查研究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自身鲜明的特色,表现为社会性和多元性、文化性和生活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实践性和探索性以及艰苦性和变化性等特征上。^[2]人类学家研究文化的基础就是对文化的了解。人类学者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文化,然后从这些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探索人类文化的普适性特征。尽管有人质疑小社区的田野调查所得资料的代表性,但作为人类学独特的“以小见大”式的研究,还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在可信度和研究的深度上与之相比。

(二)合作性田野调查的内涵

合作是指人们或群体为了满足共同利益或达到共同目标而一起行动,这些利益或目标单靠一方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合作可以是自发的、传统的、被指导的,也可以是契约的。^[3]

合作性田野调查(cooperative fieldwork)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查者进行的田野工作,在同一田野调查情景中,共同深入调查点、共同参与观察、共同撰写调查报告的合作形式。其突出特点是“合作性”,调查其间所有的计划和活动由调查者合作完成,调查成果具有合作性。操作步骤包括:围绕专题小组讨论,要分解成小题目,落实到各小组,各小组制定调查计划(包括调查的目的、内容等),通过调查者之间合作、交流提炼出问卷调查的内容或设计出调查表;确定调查的对象和

地点,以小组为单位组织调查者实地调查,并如实记录下调查情况;调查者分头对数据进行整理,再汇总分析成为一份较完整的调查报告。

由两个调查者组成的调查小组,对调查者之间的密切配合要求很高,合作程度如何决定着调查能否顺利开展和调查成果的质量。2007年7月21日至2007年8月15日,笔者与另外一个调查者在广西靖西县龙邦镇其龙村进行了为期25天的田野调查,本次调查得以顺利圆满完成,除了当地村民、政府等积极配合之外,两个调查者之间分工合作也很重要,分工明确,可以提高调查效率,加快调查进度,形成互补性合作调查。

二、合作性田野调查的要求

合作性田野调查对调查点的选择、调查者的综合素质和调查计划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使得调查者根据调查的特点,合理分工展开合作性田野调查。

(一)对选择调查点的要求

田野调查点的选择应该根据调查目标而定。对于合作性田野调查,调查点的选择必须同时满足不同调查者的要求和目的,否则一旦调查点选择不合适,会给田野调查带来许多不便,不利于搜集预定的调查资料,无法达到预期调查目的。本次调查的课题是“当代中国边疆地区基层社会与经济发展典型调查”,对于每个调查小组(每个调查小组由一名老师和两名学生组成)而言,在广西与越南边境线上的市、县、镇、村有许多,至于具体选择哪一个地方作为调查点,就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考虑。

本次笔者所在的调查小组,之所以选择广西靖西县龙邦镇其龙村作为调查点,基于以下几点因素:

(1)调查小组的指导教师熟悉靖西县的环境,有一定的人脉资源,进入调查点比较顺利和方便。

(2)调查点靖西县距离笔者所在城市不远,交通方便。其龙村属于靖西县的龙邦镇,地处大石山区,过去是典型的贫困村,在各方的大力扶持之下,经过七年多的发展,成为“爱民固边”模范村,对于中越边境线上有名贫困村的“蜕变”过程,值得调查小组深入调查研究。

(3)调查点靖西县属于南壮,99%的人口是壮族,在综合性调查的基础之上可以开展一些专题性调查。例如,靖西县有浓厚的绣球艺术——旧州是全国有名的绣球之乡,靖西县一直有“花婆”崇拜,独特的民间信仰值得深入研究;其龙村位于中越边境88、89号界碑之间,与越南边民往来频繁,可以进一步研究中越边境边民的生活状况和文化依存关系。

(二)对调查者的要求

田野调查对调查者的综合素质有很高的要求。一般要求调查者有求实的作风、严谨的学风、平等地位的态度、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4]合作性田野调查除了以上基本要求之外,对调查者的专业背景知识和调查者个人技能有独特的要求。

1.对调查者专业背景知识的要求

合作性田野调查,要求调查者的专业背景知识符合调查点的调查目标,调查者的专业背景知识不同,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形成互补之优势。在本次当代中国边疆地区基层社会与经济发展调查中,笔者与另外一个调查者来自不同的专业,可以从历史和现状两个角度进行调查,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使得调查成果具有对比性。

2.对调查者个人技能的要求

田野调查需要一些设备准备、调查方法知识、调查点资料储备等。如果调查者有丰富的调查经验、充分的资料准备、熟练的设备操作技能,有助于调查的顺利展开。在本次调查中,笔者擅长速记,有一定的田野调查经验,可以顺利进行访谈和记录,以便搜集到需要的文献资料和访谈资料;笔者的合作者有很高的摄影技术和语言学习经历,可以拍摄到许多有价值的照片;加之有学习语言的特长,很容易迅速学会当地语言,进而与当地进行沟通,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由此,笔者与合作者之间在调查技能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互补性,可以分工合作开展调查活动。

在对“越南巫婆做满月仪式”的参与观察过程中,笔者与合作者共同准备观察仪式需要的设备(笔记本、笔、数码相机、录音笔、电池等)之后,笔者与合作者按照各自的特长,进行了如下分工:笔者负责观察记录仪式的程序,在观察满月仪式准备工作过程中,笔者一边记录仪式的法事用品,一边访谈参与仪式的李家妇女,询问一些不懂的知识。由于仪式准备工作繁琐,主家比较忙,在观察的间隙,笔者也帮主家剪纸、递送一些小物品。在记录满月仪式前奏工作时,仔细观察巫婆的每一个动作和法事用具。例如:何时穿戴法事行头、何时唱经文、所用扇子的颜色等。合作者对整个满月仪式的过程进行拍摄,由于条件有限,没有一架DV机对仪式过程进行全程跟踪拍摄,所以合作者用一台数码相机对满月仪式中标志性的动作进行拍照,用录音笔记录下仪式中的音乐和巫婆做法事的经文。这样根据调查者个人技能进行分工,才使得对整个满月仪式的观察有条不紊,收集到了宝贵的调查资料。

(三)对田野调查计划的要求

田野调查的计划也称为调查之前的准备。田野调查的对象也就是研究项目的选题,首先制定

提纲。在选题确定后才能制定调查的内容和地方,时间以及方案。调查对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可以是任务、文化、地域考古、民俗风情、某一事件的始终等等作为对象来研究。

为了有目的、有内容的去实地考察而达到预期收获,研究者必须首先是选择研究的题目,比如在选题时要尽力去选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题材,事先还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复“撞车”,成为“后启之见”。选择有研究意义,有价值的项目。这就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水平。(选题的构思、独特、新颖、要有现实意义等)然后确定调查对象,制定出调查的提纲和调查的手段(文字记录、拍照、摄像、绘图、测量等几种),最后写出具体的内容,制定调查计划、日程、路线。根据不同的地方准备必要的物质工具。还应准备查阅资料的工作,即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资料,对被研究对象有一定概念上的了解,再进入开始实地的调查工作。

其次是准备记录的、拍照片的、摄像收集的设备、经费等准备。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无法记录下现状、实况,得不到全面的采样就会影响调查的质量。^[5]

在本次到调查点其龙村调查之前,笔者与合作者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大纲,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通志馆、靖西县政府网等搜集到一些关于其龙村的文献资料,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调查大纲,删除一些不适合调查点的题目,把一些宗教、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调查由文字叙述式改为问卷式。因为笔者有社会学知识背景,所以负责问卷设计工作。笔者的合作者擅长摄影,所以摄影、录音等的设备准备和调试工作由她来负责。在去调查点其龙之前,需要把关于其龙村的资料整理成文字材料,笔者与合作者共同查阅《靖西县志》(1937年版、2000年版)以及一些地方志如《镇安府志》、《归顺州志》,从中找出关于靖西的历史资料,重点寻找关于其龙村的资料,最后分工合作整理成约一万字的文字资料,为去其龙村做调查准备了充分的文献资料。

三、如何开展合作性田野调查

合作性田野调查重点在“合”字,既包括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合作,也包括调查者之间的分工合作。调查者之间的调查文化有多种类型。个人主义文化和派别主义文化不利于调查者之间的合作。为了促进田野调查的顺利开展,应当构建合作的调查者文化,而且这种合作的调查者文化不是通过一系列正规的、特定的官方程序或任何前设性规定硬造出来的人为合作文化(contrived collegiality),而应该是具有自发性、自愿性、发展取

向性、超越时空性、不可预测性等特征的自然合作文化(collaboration)。拥有了这种文化,调查者才能在一个互信、互谅的环境中共同探求改变思维和习惯的方法,相互激发,共同探究,最终实现共同的愿景(version)。

(一)明确合作性调查的目标

在开展具体的田野调查时,调查者要明确调查的目标,才能有针对性地收集材料,减少资料搜集时的盲目性。

在笔者进行的其龙村调查中,需要调查其龙村的地理位置、人口状况、经济变迁、社会习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农村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详细情况。进入田野点其龙村之后,笔者与合作者开始在其龙村走访、观察地形地貌,并没有展开详细、深入调查,粗略观察之后,发现其龙村是在广西区民委和广西公安边防总队的帮助下,逐渐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村民开始富裕起来,所以需要把上级对其龙村的扶贫情况作为一个子项目进行专项调查,其龙村位于中越边境线上,许多村民亲身经历了对越自卫还击战,另外其龙哨所位于89号界碑附近,也是对越自卫还击站的主战场,所以需要把其龙村民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情况和其龙哨所的历史,作为一个子项目进行深入调查。经过笔者与合作者的观察、商量之后,在原来的调查提纲中增加了两个子项目,使调查大纲更符合调查点的情况,更具有针对性。

(二)确立合作调查者的角色

调查角色的确立,有助于调查者明确调查任务,从而进行针对性的田野调查。调查者共同的角色是参与观察者,融入被调查者,参与他们的活动,并进行观察记录。合作调查者之间还应该需要进行角色定位,以便分工合作。

在对其龙村的调查中,笔者担任调查任务分配“总指挥”的角色,由笔者拟定出每天具体的调查计划,再分配调查任务;每天调查结束之后,由笔者分配整理资料任务,再分头执行。笔者的合作者担任生活“总指挥”的角色,由合作者负责每天的饮食起居等安排,因为这次调查没有住在当地人家,而是在其龙警务室院内(村委会也位于其中),所以要自己做饭,就由合作者安排饮食。这样分工有序,才能按部就班进行调查。

(三)明确合作调查者的任务

明确调查任务之后,进行相应分工,才能避免重复收集信息,提高调查效率。

在对其龙村的调查中,一开始,笔者与调查者之间分工不明确,往往花费很长时间整理材料,耽误休息时间,影响第二天的调查进度和质量,例如:对越南巫婆做“满月仪式”资料的整理存在重复性,笔者与合作者每人整理一遍,而且没有互相

交流,做了许多无用功。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开始调整调查任务的分配,在调查时一般由笔者负责做访谈记录(访谈时记录在小卡片上),合作者负责拍照和录音,在晚上整理调查资料时,由笔者负责对照片进行编号,合作者负责整理访谈记录,最后由笔者检查合作者整理访谈资料是否全面、正确,这样,笔者与合作者可以熟悉所有的访谈资料和图片资料。照此分工合作,才使调查顺利进行,加快了整理资料的速度。

(四)协调合作调查者的矛盾

田野调查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其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需要调查者及时解决问题。合作性田野调查更是不能避免调查者之间的冲突,调查者来自不同的生长环境,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加之有不同的专业背景知识,在看待同一件事情、分析同一个问题、观察同一种现象时肯定会存在不同的观点,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观点,因此需要进一步沟通,协商解决差异和矛盾。

笔者与合作者在调查期间总体合作是协调有序的,但是也存在很大差异。在进行种烟的调查时,对如何育苗、移栽、施肥、剪花、剪芽、采摘等步骤访谈后整理资料时,合作者就某一方面如何操作与笔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她来自城市,对于农业种植缺乏感性认识和实践,因此对种植的具体操作存在一定偏差,笔者来自农村,对农业种植很熟悉,所以可以详细讲解出种植农作物的步骤,最后以笔者的意见为准进行整理。调查者之间出现矛盾和问题时,及时讨论处理,协商解决,会消除调查的疑点,保证调查资料的准确性。

(五)合作展示田野调查成果

调查结束之后,要整理出调查资料,形成一定的文字成果。田野调查成果有两种形式:田野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

1.田野调查报告

在整理收集记录资料、数据、表格后,综合的分析实地调查资料。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编写调查报告的重点是尊重原意。如实编写纪录,不得随意加入调查者个人的理解,不加作者个人的分析观点,解释和结论。客观的反映现象、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档案存档的重要依据。

对所调查的资料按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字规范整理。如实的记载调查原始资料。应尊重人物、事件、对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记录。如实写出报导文、调查报告。并注明调查地点、调查时间、报告人。

在撰写其龙村的调查报告时,笔者与合作者进行了如下分工:首先共同制定出调查报告的提纲,其次由笔者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由合作者负责文字录入工作,遇到不确定的地方再共同协商

解决,最后由笔者负责文章的数据整理、校对、补充等统稿工作。

2.研究报告

在以上整理、编写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这就是研究报告。即在对所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依据上,提出研究综合分析建议和对策,作为学术论证报告。给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综合分析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编写调研报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描述调查的见闻,而是对调查资料的解释,分析出可靠性结论。研究报告的质量高低取决于调查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知识面、写作水平以及对资料的分析、组织能力。

研究报告是针对某一个专题进行分析的研究报告。在撰写研究报告时,由笔者与合作者共同确定研究报告的主题,再由笔者制定出文章结构,由合作者进行撰写,初稿完成之后,由笔者进行修改和完善。

合作性田野调查的成果,必须体现调查者之间在形成文字时的共同努力,不能各自为战,每人负责写一部分,最后进行机械式的相加。合作性调查成果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应该是两个调查者智慧的碰撞、思维的交叉、语言的融合,由此才能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合作性田野调查与个体性田野调查相对,合作性是题中要义。调查者之间的合作对调查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把调查者置于相同的调查情景之中进行观察、记录,变静止、孤立、封闭的调查为互动交流,通过集思广益、信息共享实现合作调查者的共同发展,提高调查水平和质量。合作性田野调查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有效的共创性调查形式,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调查环境。

参考文献:

- [1]周大鸣,秦红增.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J].民族研究,2003(5).
- [2]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250~253.
- [3][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M].李强,等译.1999:139.
- [4][5]妮玛娜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考察方法及应用[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4).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周振兴]